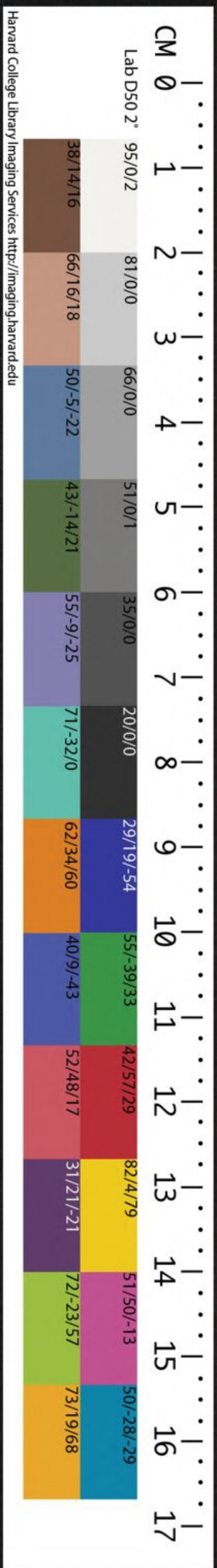


T 695/1923 (1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2 1958



春秋經傳類求卷之十一

常熟孫從添石芝

纂輯

長洲過臨汾東岡

歙縣吳禧祖惺夫校定

叛亂

書法

叛面叛也

定十一年穀梁傳

叛稱及非不得已之辭不得已而不已者也無首從之別故不稱暨

而稱及

定十一年胡氏

入逆詞也

定十一年胡氏

書自鄰國之罪亦著矣

定十一年胡氏

弟未失其弟也

稱弟以見

無罪也

定十一年穀梁傳并註

稱弟示首惡也

定十一年經林註

稱名亦罪之也

定十一年經杜註

及以尊及卑也

定十一年

穀梁傳

自有奉焉爾

定十一年穀梁傳

入者內弗受也

定十一年穀梁傳

以者不以者也

定十一年穀梁傳

凡叛

必御佐而後書

襄二十六年經林註

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襄二十六年經林註

書曰入以叛者著其據去背

君之罪也

襄二十六年胡氏

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

昭二十二年經林註

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昭二十二年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年公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如一家之亂也昭二十二年公羊傳註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昭二十二年公羊傳註

十二年公羊傳註 未知誰是故但曰亂昭二十二年公羊傳註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昭二十二年公羊傳註叛可知

故不書叛定十一年經註據其邑故曰叛昭二十一年經註自外至故曰入昭二十一年經註深罪叛臣逼脅

其君已甚之詞昭二十一年公羊傳註內不言叛言圍皆叛也昭二十一年公羊傳註書叛惡可知定十三年經註逐

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定十三年公羊傳註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定十三年公羊傳註

胡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定十三年公羊傳註請而復之故曰歸定十三年公羊傳註言歸以地正國

也以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定十三年公羊傳并註 叛以歸言據叛惡而歸善也貴其以地反也定十三年公羊傳并註

專入以興兵甲不得言叛驅惡安君則釋兵不得言歸定十三年公羊傳并註以地正國何

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定十三年公羊傳并註歸者易詞也定十三年公羊傳并註書歸非與之也以罪縱失有罪

無政刑耳定十三年公羊傳并註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定十三年公羊傳并註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

也昭二十二年公羊傳并註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昭二十二年公羊傳并註

事類

經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杜註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林註周亂不書書晉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

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左傳昭十五年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卒二十二年左傳王子朝景王之賓起子朝有寵於

五年六月乙丑王太子壽景王太子壽卒卒二十二年左傳王子朝景王之賓起子朝有寵於

景王王與賓孟起說之欲立之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太子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朝夏四月王田北山洛

芒乙丑崩於榮錡氏榮錡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

之族靈王景王之子孫以作亂叔鞅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閔馬父閔子馬魯

夫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謂羣喪職秩者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

戎陸渾戎及焦瑕温原晉四邑之師以納王子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已

丑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句即位二十三年六月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於是敬王居狄泉八月丁酉

南宮極子朝黨震為屋所廢而死萇弘謂劉文公劉公曰周之亡也其三川涇渭洛水震地動川岸崩

今西王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必大克二十四

年鄭伯定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子大叔其國家

不能恤言我有鄭國敢及王室不敢及王抑人亦有言曰發寡不恤其緯織者常苦

所宜不能憂恤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今王室實蠢蠢動擾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小曰錡小之磬矣惟鼎大之耻而所受罄盡則

憂為無餘范鞅恐諸侯而與宣子起圖之乃徵會於

諸侯二十六年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鞅

敬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子朝奔莒

周以叛二十九年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朝王子趙車子朝入于

鄆周以叛見王殺伯三十二年王使富辛與石張皆周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

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盈等故叛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且令成周

定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周楚亂也六年周儋翩子朝率王子朝之徒因鄭

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呼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月晉闞沒成周

且滅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蓀周辟儋翩之亂也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

栗周以叛單武公穆公劉桓公文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冬十一月戊午並

子劉子逆王于慶氏守姑蓀大夫天王前年出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已巳

月五下有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

子伐儀栗討儋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亦討儋以定王室昭二十二年公羊

曰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官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諸侯之助匹夫

責諸侯也穀梁曰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胡氏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

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鳴鴉詩以遺

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

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

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

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

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爰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二十三年晉人圍郊胡氏曰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二十五年胡氏曰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蚩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眾召伯與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亂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詞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二十六年胡氏曰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眾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

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又曰庶孽憑寵為羣小之解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其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哀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孟氏叛十四年左傳初孟孺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將圍畜馬于成

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民貧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成備

固孺子之從者不得入乃反孺子成有司使成有司使者至孟氏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

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請聽命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

克遂城輸以偏成

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成入于宋南里宋城內以叛自外至故曰入二十

年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

先作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

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

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欒公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杜註辰及地皆元公弟林註辰地皆大子欒兄弟公亦

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又宋華向之亂公子

城平公公孫忌樂舍樂喜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王之郕甲小邾穆出

奔鄭八子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八子之徒衆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子城為華氏所敗子城適晉別

至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

後歸華亥患之以元公數來為患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

公請于華費遂大同馬氏族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攻華氏將以去

其憂患也恐殺大子而憂患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耻冬十月公

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費遂之子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

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功善使少司寇慆華亥庶兄以歸二十一年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與貍相惡乃譖

諸公曰貍將納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

司馬使逐貍司馬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元公既與費遂定謀乃飲華貍以酒

厚酬之厚以酒幣侑歡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句華貍臣尤之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

皮即華貍承宜僚以劍而訊問之以劍脅宜僚宜僚盡以告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

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任翩亦殺多僚劫

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慆禦諸橫橫華氏居盧門宋東城南門

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故城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桑林城門名冬十月華亥以吳師

救華氏齊烏枝鳴齊大夫戍宋助宋戍守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鴻口華登帥其餘

吳餘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厨人濮宋厨邑大夫曰君請待之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識者公

徒也衆從之皆揚徽以自別公自揚門睢陽正東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

大夫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敗復即

之厨人濮以裳下裏首裏死而荷以走荷其首曰得華登矣詐言得華登之首遂敗華氏于

新里華氏所取邑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會晉荀吳中行

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膺也而呼見華貜曰

吾為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言我舉事不成而死與欒氏同矣貜曰子無我廷恐也言汝無恐我不幸而後亡事

不幸而後奔亡未至死滅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貜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

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二十二年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

臣為君憂無寧寧也以為宗羞為宋宗廟之羞耻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

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兵亂之家無過其門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無為高亢不以獎亂人獎助

之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死守則成

不可楚耻無功而疾戰或致敗非吾利也不如出之解圍聽華向出奔以為楚功使楚人得取其

救華氏之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貜華登皇奄傷省滅士平出奔楚昭二十一年公羊曰宋

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周曰囹圄齊曰因諸穀梁曰自陳陳有奉

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直叛言不作亂胡

氏曰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

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

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

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二十二年

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

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

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

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宋邑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十年經杜註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疆皆為國卿

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左傳宋公子地辰之兄雙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

與之與富公子地有白馬四公景嬖向魋司馬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

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日盡腫母弟辰日子謂分室以

與獵也以五分家而獨卑魋獨愛四馬不與亦有頗焉亦有所偏子為君禮禮辟不

過出竟君必止子既無大過君必使人留行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

欺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仲幾石疆楮師段子皆出奔

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樂大心

逐今從辰地以叛九年宋公使大為宋惠寵向魋故也惡宋公寵不哀十二年前左

樂大心盟于晉辭偽有疾乃逐義以致國患傳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鄭人為之城岳戈錫城以處平宋向巢伐鄭取錫

殺元公之孫遂圍岳鄭罕達救岳圍宋師十三年鄭子賡罕遂取宋師于岳定十一

年穀梁曰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辰未有失其為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不及

仲佗石疆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弟受也以者

不以也叛直叛也胡氏曰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

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

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

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

亦著矣昭二十一年胡氏曰入于蕭而不言宋蕭其所食私邑也○哀十四年宋向

魋入于曹宋以叛左傳宋桓魋之寵害于公恃寵驕盈為公使夫人景公驟請享焉

而將討之數請享欲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向魋易薄公邑欲因易邑公曰不

可薄宗邑也宗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于以日中為期家備私家甲盡往

享所公知之告皇野司馬曰余長魋也少長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

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魋兄不可請以君命召之以乘車

往使皇野以乘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司馬司馬子曰君與之言

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符節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向子頎桓魋騁而告桓司

馬桓司馬 欲入欲入子車亦 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

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馬巢不能克魋恐

公怒欲得國內大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叔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魋曰不可既不能

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 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可知 冬晉荀寅士吉射士鞅 入于朝歌以叛

鞅非始禍者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晉趙鞅歸于晉杜註韓魏請而復之

故曰歸言韓魏之疆猶列國林註歸易辭也樂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 左傳

晉趙鞅謂邯鄲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 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 吾舍諸晉

陽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 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

午趙稷趙午子 涉賓午家臣 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

也荀寅范吉射之姻婿父曰姻 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 董安子趙氏臣 聞

之吉趙孟曰先備諸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

圍之范臯夷范氏側室子 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文子

欲以為卿韓簡子韓起孫不信 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 亦與范昭子士吉相

惡故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 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

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

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

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

氏為請以趙鞅非始禍請復趙氏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十四年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景公 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牽 謀救范中行氏齊魯

故助范中行 析成鮒小玉桃甲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 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吉

奔周小三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景公 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 冬十二月晉人敗

范中行氏之師於潞晉地 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地 鄭助景公 哀元年齊侯

衛侯靈公 故邯鄲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 圍五鹿晉邑 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

齊師衛孔圉孔蒸鉏曾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二年秋八

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鄭子姚罕子般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遇于戚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簡子喜曰可矣傳簡子曰雖克鄭猶有知在

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三年左傳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襄弘事劉文

公為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弘冬十月晉趙鞅

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郭伐其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

外救已之徒擊趙氏圍趙鞅以邯鄲叛黨於癸丑奔邯鄲范氏故荀寅等奔之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僖子

施弦衛甯跪救范氏齊衛黨范中行故救之庚午圍五鹿晉九月趙鞅圍邯鄲范中行所在冬十一

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以處趙稷國夏伐晉會鮮

虞納荀寅于柏人晉也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

也衛助范氏故也遂圍中牟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二十七年左傳

悼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之四年晉荀瑶荀躒之孫帥師圍鄭將門攻鄭知伯即荀瑶謂

趙孟襄子無恤入之對曰主謂知伯在此言主在此知伯曰惡貌醜也而無勇何以為子簡子

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是

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也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于晉

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于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定十三年公羊曰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

以地正國也軍以井田立數古之制也假令天子六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

惡人故云以少計出其數故曰軍以井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若側之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

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殺梁

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

言之叛以歸言據叛惡而歸善也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

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晉正國也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

入無君命也專入晉陽以與兵甲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胡氏曰趙鞅之入入于

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

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又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邱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泣于鄭會于夾谷歆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又曰書歸者趙鞅歸于晉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定公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徇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哀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

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昭二十一年胡氏曰凡書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朝歌其所食私邑也

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杜註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林註書叛始于此凡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

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一十九年齊高止之子暨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必不能討者也左傳成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林父

父出奔戚焉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厲公強見孫林父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孺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不可

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林父孫良夫之子是衛同姓之卿之嗣子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違大國必見伐故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不激晉伐則為安民不亦可乎衛侯

見而復之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定姜既張而息息見大子敬姒之子衎之不衰也歎

曰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縛行之也弟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登懼孫文子林

自是不敢舍其重器寶器於衛盡寘置諸戚孫氏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襄十四年

衛獻公行戒孫文子甯惠子殖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待日旰晏不召而射

鴻於園二子從之從公不釋皮冠田獵而與之言既不釋冠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

蒯孫文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掌樂歌巧言詩小之卒章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

皆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大夫大師辭以為師曹樂請為之遂誦之師曹既歌恐孫蒯蒯懼

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妻於戚并妻子皆公使子蟠子伯子皮子

衛孫與孫子盟于邱宮近戚地疑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衛獻奔齊公如鄆

使子行羣公於孫子使往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

從公衛人立公孫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二十

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

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納君掩則吾子也有光其父可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餒餓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入于夷儀

衛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之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母弟為復為已求辭辭不

敬如獻公及子強命之子鮮不獲命於敬如強命不以公命與甯喜言孫文子在戚

其私孫嘉聘於齊孫襄二子孫文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孫

傷甯子出舍於郊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

叔衛侯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

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專據其祿邑出戮也此罪戮之大者林父

退唯以專邑自隨事剽而術入義可以甲午衛侯入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戚東

殖齊人今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敗之圍衛雍鉏孫氏獲殖綽復愬于

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

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取衛西鄙懿氏戚城西北五六十取田六以與孫氏晉人

執甯喜討其弒君北宮遺北宮括使女齊司馬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

士弱晉主獄大夫氏秋七月齊侯景公鄭伯簡公為衛侯故如晉欲兵請之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

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平公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違而治討其煩勞

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為林父執衛侯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

衛侯之罪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

若柔轡之鄭子罕子展鄭子罕賦將仲子兮詩鄭風義取眾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眾人猶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

衛侯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孫文子奏樂擊鐘之聲曰

異哉吾聞之也辯爭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

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衛獻公卒未葬禮為舊君有服

豈可作樂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昭二十一年胡氏曰凡書叛有入于戚

者而不言衛戚其所食私邑也

傳

隱十一年左傳杜註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林註蘇公受田以為采邑蘇氏叛

王桓王不能有其田故以易四邑于鄭○莊二十九年左傳樊皮周大夫樊皮采地皮名王

惠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樊皮歸于京師歸于

○隱五年左傳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西虢君仕於王朝者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

子光○桓十五年胡氏曰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

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

曰求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莊十三年會于北杏胡氏曰春秋

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文主夏盟跡

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齊侯

宋人陳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莊十九年左傳初王姚莊王之妾姚姓也嬖于莊王生子

頽子頽有寵為國為之師莊王使為國為子頽師及惠王莊王孫即位取為國之圃圃以為園苑

邊伯周大夫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三子周大夫田而收膳夫石速

秩祿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桓王奪其十二邑與鄭自此遂不和秋五大夫石速

士也故不在蘇氏邑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衛惠公亦

五大夫數抗莊王以入國者與周不和衛師南師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厲和王室

與惠王子頹為和不克不能執燕仲父南燕伯夏鄭伯遂以王歸秋王及鄭伯入

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二十一年春晉命鄭駘于弭鄭地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宣十五年左傳王孫蘇與召氏

毛氏三人皆半政使王子捷王世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召戴公之子

六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之黨欲王孫蘇奔晉毛召之黨欲討晉人復之

昭元年取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叛也○昭十二年左傳季

平子立在七而不禮於南蒯南蒯之子季南蒯謂子仲公子吾出季氏而歸其室季

家於公子更代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仲帶之且告之

故語以欲季悼子季武子之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

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昭子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昭子

命命自踰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整牛禍叔孫

適立庶故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位

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訟曲直書辭無頗偏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

以三命踰父兄出於叔仲叔仲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憇子謀季氏憇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在今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

曰恤恤憂乎湫愁乎攸懸危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

思深而謀淺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遇坤比比坤

坎上比坤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

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

忠不得其色言非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且夫易不可以占

險易道正大故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將適費南蒯自

事不可以占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其家還

險事不可以占

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其家還

適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杞南蒯在費欲為亂如從我者子子男

之通乎言從已可不去我者鄙乎去我必至為倍其鄰親者耻乎倍叛其親必已乎

解乎言自遂不改非吾黨之士乎十三年春叔弓圍費經社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

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因俘冶區夫魯大曰非也執費人若

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

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費邑之人莫不為之聚也是為南蒯若

諸侯皆然諸侯皆如費人無歸不親南氏欲不與南蒯相親密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

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左傳南蒯之將叛也十二盟費人要費人為司徒老祁處癸二

南蒯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差而盟許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因合衆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季畏子以及

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言將子何所不逞欲請送

子送使詩期五日南蒯請期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公

室也臣非叛君乃欲子韓皙齊大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司徒老祁處

癸來歸費子既逐南蒯乃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素專齊二

十三年胡氏曰語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怒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

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

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及求諸已而已矣○昭二十五

年左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六年春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夏齊侯景將納公

使公子鉏齊大帥師從公使從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二十九年冬十

月鄆潰民逃其上曰○定五年左傳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及費子洩公山為費宰

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時從仲梁懷弗敬輕慢子洩怒謂陽虎子行逐之

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虎欲為而逐仲梁懷冬

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魯南之內庚寅大誛謂違盟者逐公

父歌伯文及秦遄平子皆奔齊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

五父之衢八年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孟叔季皆出自桓公號三桓以季寤季桓子更季氏代桓子以

叔孫輒叔孫氏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自代懿子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

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曰癸巳至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

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

期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發已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陽越虎從弟殿將如蒲圃桓子咋暫謂林

楚覺其景象頓異乃咋謂林楚曰而汝先先先皆季氏之良良大夫也爾以是繼之欲使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

對曰臣聞命後晚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微死速召其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

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

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孟氏支子築室於門外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眾林楚怒馬激怒其馬及衢而騁以

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叔

不敢子州仇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

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示無所畏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

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微召死何暇追余陽虎台季氏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

必喜故言聲從者曰喜懼公歛陽處父在追言必來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子言季

辨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備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謹陽闕以叛叛不書略家臣經

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公羊曰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

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職而侵其板以爪刻其饋器之上曰某月

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虎

外生或曰從其家也御之為季孫御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

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孫

衛之也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四達臨南投策馬而墜之陽越下取

策臨南駮馬播馬銜而走也也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孟氏所入門名然而甲公歛

所帥也起於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解舍然息或曰弒于乘

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望見公飲處父師而

曰彼彼哉再言之者切遠意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慍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定

十年左傳初叔孫成子叔孫欲立武叔叔孫公若藐叔孫氏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

而卒公南叔孫家臣使賊射之射公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

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武叔之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

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

向已逆爾欲吳王我乎縛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掌工匠駟赤曰郈非唯叔孫

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詩唐卒章之四言矣卒章四言曰我聞有

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郈邑居齊魯之間而無事既叛魯又不事齊必不

可矣不可以久存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

宣言於郈中詐為齊使言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駟赤

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民易取齊人與郈無異勝于守郈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于地非徒得民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使有司觀郈虛實將至

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因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將殺駟赤將射

之偽為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且謀免我於禍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故宿侯

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謂侯犯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

之誅責其數羣臣懼死恐得死罪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識也言叔孫氏之甲自有識別吾未敢以出我未嘗敢

以之出奔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

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薄也○定十二年公羊傳註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

一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

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而墮之○莊三十二年左傳杜註出奔季不書

國亂共仲使圍人犇賦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史失之閔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僖元

春秋經傳集解

僖元

年左傳杜註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僖公 閔二年共仲使卜齋賦公子武闡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

入之 ○成十六年左傳註僑如於是遂作亂通於穆姜 穆姜成公母 襄九年左傳穆姜薨於

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始往而筮之史曰是謂良之隨三三震下兌上 此變卦

蓋良五爻皆變為隨 隨其出也隨非閉固之 謂穆姜 謂穆姜 必速出 不久居 姜曰亡也 猶無 是於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婦人卑於丈夫固在下位而有淫亂不仁之事

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欲廢成公去季孟 是不安靖其國家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幽廢於 東宮 棄位

而姣不可謂貞棄夫人之位而與僑如 淫姣 姣淫之別名 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隱元年左傳京鄭 邑 叛大叔段 共叔 桓十五年胡氏曰共城之叛大叔末大必折有

國之害也於以明君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僖

二十年左傳滑姬姓 國 人 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 鄭文 公 子 洩堵寇 鄭大 夫 帥師入滑

隱元年左傳鄭共叔即叔 段 之亂公孫滑 共叔段 之子 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 為公孫滑 取 伐鄭報仇 取

廩延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取廩延 之亂 ○莊十六年左傳鄭伯治與於雍糾

之亂者桓十五年鄭祭仲殺雍糾逐厲公今厲公返 國祭仲已死故治與於殺糾逐君之亂者 九月殺公子闕則斷足 強 子

祭仲黨 ○宣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夷 之亂 四年鄭公子歸 生 弒其君夷 斲子家 歸 之棺 斲薄其棺 不使從 御

禮而逐其族 ○成三年經林註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

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

襄十年左傳初子駟公子 駟 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諸侯 而黜 其車 黜 尉 止 獲 尉 止 獲 因 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 女車猶 多過制 遂弗使獻 不使獻 所獲 初子駟

為田洫田畔 溝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侵 田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

之徒八年子駟所殺 公子熙等之黨 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 攝君 子國 發 為司馬子耳 公孫 為司

空子孔公子 嘉 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

政於西宮之朝公 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 公子 嘉 知之故不死 ○昭

元年左傳鄭為游楚公孫楚 亂 故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 子南也 委禽焉 女適子南氏子皙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

妻子南執戈逐之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鄭放游楚於吳 子皙公孫黑 六月丁巳鄭伯 簡 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

而歸鄭放游楚於吳子皙公孫黑 六月丁巳鄭伯 簡 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

虎公孫僑公孫段邱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鄭城之外○昭二年左傳伯有之亂

襄三十年左傳鄭伯有者酒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死於羊肆

僖九年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

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成十

七年左傳齊慶克慶封通于聲孟子齊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閨巷門蒙衣

與婦人鮑牽鮑叔牙之曾孫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告之使改其所為慶克久不出

慙卧於家夫而告夫人曰國子謫譴責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無鮑牽處

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國

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高氏叛齊侯頃公

子靈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

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疾克以殺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

吉難于晉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待命于清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十八年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

晦林註故字當屬上句杜註注屬下句始從之齊侯靈公使士革免齊大夫以戈殺國佐于內宮夫人之朝○

襄十九年左傳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

立之齊靈公卒莊公大子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以夙沙衛易已謂衛教公易已衛奔

高唐以叛○襄二十九年左傳齊公孫蠆子公孫竈子放宥之其大夫高止於北燕

高豎高止子以盧叛十月庚寅閭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

齊人立敬仲高之曾孫鄒良猶賢也敬仲也十一月乙亥高豎致盧而出奔晉二十六年

註凡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莊八年左傳齊侯襄公使連稱

管至父皆齊大夫葵邱齊地瓜時而往蓋以瓜熟之時而使之往成曰及瓜而代明年及瓜熟之時則遣代期成

公問命不至請代弗許僖公之母弟同母弟襄之叔父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

衣服禮秩禮數如適一如適子○襄公絀之二人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因無知之怨而奉之以作

亂○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先取妻生子而寡偏喪娶東郭姜生明東

郭姜以孤入以先夫之子自隨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東郭姜之弟相崔氏崔杼以姜弟及前夫之子為家相

崔成有疾惡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成欲居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

宗邑宗廟所在也必在宗主謂崔明成與疆怒將殺之殺偃與無咎告慶封慶封告盧蒲癸慶封屬大

夫盧蒲癸曰彼崔君齊莊之讐也為崔杼所弑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實其家子何

病焉將何以彼為病崔氏之亂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申鮮虞莊公來奔

莊十五年左傳秋諸侯為宋伐鄭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鄭即小邾○襄元年左傳春圍宋彭

城於是為宋討魚石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稱宋且不登成叛人也不與

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桓二年左傳會于穆以成平宋亂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十

三年左傳會于北杏齊地以平宋亂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其君與夷及其大夫仇牧○文十八年

左傳宋武氏之族武公之子孫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文公弟以作亂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

十二月宋公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戴族華莊莊族公桓桓族向魚魚族之族攻武

氏於司馬子伯華耦之館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于武氏故宣三年左傳武穆之族以曹師伐

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成十六年左傳鄭叛晉子駟從楚子共盟于武城襄二年會于戚仲孫蔑會晉荀息

曹人邾謀鄭故也鄭久叛晉人于戚謀討之○襄二十三年經註兵敗奔曲沃樂據曲沃眾還與君

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二十六年經林註凡叛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

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襄二十四年左傳齊人城郊王城也齊叛

于故為王城之○定七年左傳齊侯景公鄭伯獻公盟于鹹衛地會于衛衛侯靈公欲叛晉屬齊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

于瑣即沙也經杜註結叛晉也○定八年經林註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

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于是侵鄭衛又明年十及齊平魯雖魯亦叛

晉矣定九年經林註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

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

○定十一年左傳註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定十三年胡氏曰晉主

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邱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

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蒞于鄭會于夾谷敢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內趙鞅荀寅士吉射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故臧哀伯

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桓二年左傳惠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晉穆侯大子仇文侯其弟成師桓叔

于曲沃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所以能植立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建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國諸侯立家但可立卿大夫之家御置側室衆子也立此一官得

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殺也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不敢冀望上位

晉甸侯也甸服之諸侯而建國封建桓叔於曲沃本既弱矣大都耦國其能久乎不久必為曲天所并○僖九年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中大平鄭晉大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之徒黨作

亂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晉卻芮卻克祖父使夷從夷吾者吾惠公重賂秦以求入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周卿王子黨周大會齊隰朋立晉侯惠公

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于是平鄭里克黨聘于秦且謝緩賂謝秦以緩報入晉之賂故不及不

里克俱死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穆公曰呂甥卻稱冀芮三子晉大夫實為不從不與秦賂若重問聘問之幣以名之巨出晉君君納重耳無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報平鄭之聘且召三

子呂卻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晉大及七與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故有七與大夫七與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欵累虎特宮山祁七子七與大夫皆里平之黨也十一

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文八年左傳夷之蒐六年春晉蒐于夷晉侯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而使士穀本司空梁益耳將中軍先克口狐狐偃趙衰從亡之勳不可廢

也從之六年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將佐先克中軍佐奪蒯得田于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箕鄭等所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

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宣二年左傳麗姬之亂在僖四年○昭二十一年左傳林註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昭二十八年左傳晉祁

勝與鄔臧二子祁通室易祁盈之子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司馬叔游侯之子叔游曰鄭書古書

名有之惡直醜也亦惡也正實蕃有徒世衰道微反以正直為醜惡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言世亂詩大雅曰民之多辟民多僻邪之行無自立辟法也當姑且止若何盈曰祁氏私

有討國何有焉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項公晉侯執祁盈

以其祁盈之臣曰鈞同將皆死言三人同被殺使吾君祁盈聞勝與臧之死也以

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叔向叔向子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

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哀六年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

于柏人

隱五年左傳州吁之亂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立○昭二十年左傳衛公孟縶靈公狎齊豹齊惡

之子為奪之司寇與鄆鄆有役則反之繫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

喜貞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

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靈在平壽衛下公孟有事祭於孟獲衛郭之門外齊

氏用戈擊公孟宗魯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載實以出過齊

氏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驛乘公如死鳥衛地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

同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八月辛亥公子朝褚

師圃子玉霄子高魴皆齊氏黨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哀十五左傳孔子聞衛亂

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大子入衛○哀二十五年左傳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

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公使三匠久與拳彌以作亂譟以攻公乃適城鉏近宋邑

二十六年叔孫舒武叔之子帥師會越牟如后庸越大宋樂茂宋司城納衛侯輒文子

彌牟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

自北門出若我出亡而有補于衛國請自衛北門以出奔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重開守陴而納公

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遂卒于越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

也國曰潰邑曰叛○哀四年葬蔡昭公亂故是以緩春王

昭二十年公羊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

襄二十三年左傳陳侯如楚朝公子黃陳侯弟愬二慶虎及寅也於楚楚人召之二十年

黃黃奔楚自理使慶樂二慶畏誅故殺之慶氏以陳叛囚陳侯在楚而叛夏屈建楚莫從陳

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板隊而殺人築城之版墜地慶氏忿其不用心遂殺築人役人相命執役之人怨慶氏殺人乃

相告各殺其長隊伍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宣十一年左傳楚子王為陳

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

成九年莒潰穀梁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上為事謂臣以叛君為事明君臣無道也

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牟婁防茲莒三邑來奔胡氏曰牟夷莒大夫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昭元年左傳叔弓帥師疆鄆田正其疆界季武子伐莒

取因莒亂也莒去疾自齊入于鄆莒莒展與出奔吳昭四年左傳莒亂著邱公去疾立而不撫鄆莒鄆叛

而來

文七年左傳註邾文公子叛在魯公使為守須句大夫襄二十一年左傳邾庶其

邾大以漆閭邱邾邑來奔以邑出季武子宿以公姑姊公之姑及姊妻之皆有賜賞於其

從者庶其之從亡者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昭三十一年左傳邾庶

肱邾大夫以濫來奔君子曰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必書以其地以著其人之名終

身為不義之人弗可滅已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

夫守先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

土地出求食而已求食其地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此二

物事者所以懲肆放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險危大人在

者而有名章微攻作難之士將奔走趨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

將寘力焉盡力為之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

其善志也記事之善○哀七年左傳秋伐邾魯及范門邾郭門猶聞鐘聲不禦大夫諫不聽

茅成子邾大夫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其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

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足成子以茅叛知邾必亡故師遂入邾以邾子益來邾隱公

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吳子夫從之

哀十四年左傳小邾射射小邾大夫以句繹春秋止于獲麟故射曰使季路要我

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

子何辱焉何辱于子而不與邾射要言對曰魯有事于小邾若有征伐之事于小邾不敢問故伐之故死其城

下可也戰死于小邾之彼邾不臣竊地而濟成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僖十九年梁亡穀梁曰自亡也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

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

襄十三年左傳邦小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師魯救邦遂取之

昭二十一年左傳林註諸侯之國皆有君臣之亂

桓十五年胡氏曰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昭十三年○文五年

左傳初都楚屬叛楚即秦就秦又貳於楚而從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六楚屬國即

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仲歸子家帥師滅六○莊十八年左傳初楚武王克權國名使鬬緡

楚大尹之以叛緡以鬬而殺之遷權於那處楚地使鬬敖楚大夫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

人伐申在六年而驚其師楚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鬬敖游涌水

而逸楚子殺之其族鬬敖之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因鬬敖之亂○僖二十年左傳隨以

漢東諸侯叛楚隨居漢水之東故以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取平於隨而還○文

十二年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若敖曾孫子孔為令尹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叛楚夏子孔執

舒子平舒君名及宗子遂圍巢宗巢二國羣舒之屬○文十六年左傳楚大饑戎山夷也伐其西南

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大林陽邱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

叛楚庸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夷聚於遷楚地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

徙於阪高徙于阪高之險地以避難焉伯嘉叔敖之父曰不可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

難則子越鬬自石溪子貝自石溪入庸道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

楚強故遂滅庸○襄三年左傳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襄二十四年左傳

吳人為楚舟師水之役故夏楚子為舟師召舒鳩楚屬人欲與共舒鳩人叛楚楚子

師于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二子楚大夫讓之楚子先使二子舒鳩子敬逆二子

而告無之無叛楚之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令尹遠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待其終之叛否卒而不貳携吾又何求若

猶叛我無辭以兵討之彼自無辭有庸有功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屈建

馮卒屈建為令尹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襄二十六年左傳彭城之役成十八年楚伐彭城納宋魚石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楚師宵潰晉降

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楚失東夷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定二年左傳桐小

叛楚○哀元年左傳春楚子昭圍蔡蔡人男女以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繫而出降使疆於江汝之

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

文十四年左傳楚莊王楚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代舒蓼

羣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今襄陽中

廬戢黎廬大及叔麋其誘之遂殺鬬克子儀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僖二十五年秦有敬

之敗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而不得志無賞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

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宣四年左傳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舉許楚地遂滅若

敖氏初若敖楚之八世祖娶於邲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養也於邲淫於邲子之女

生子文焉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使於齊還及宋聞亂

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不歸復命是棄君命獨誰受之雖奔他國獨誰受此棄命之人遂歸復

命而自拘於司敗司寇○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使克黃復

其所任箴尹之官○昭十三年左傳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許大夫蔡洧蔓成然皆王楚靈王所

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楚之群大夫失職而怨王者啓越大夫常壽過申會所戮者申會在四年作亂乃奉

蔡公葉疾召二子子于子哲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楚公子比子于公子黑肱

子于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遠氏許圍蔡有蔓成然之徒以入

楚時靈王在乾谿蔡公使須務牟與史俾須務牟史俾楚大夫先入因正僕人正僕大子殺大

子祿及公子罷敵祿罷敵皆靈王子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

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

而衆散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

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大都如陳蔡不羹許葉之屬皆同叛矣夏五月癸亥王蒞于芊尹申亥氏

○定五年左傳王人殺子朝于楚註因楚亂也○哀十六年左傳楚大子建之遇

護也昭十九年其子曰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為白楚邑公吳人伐慎汝陰慎縣白公敗之

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作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

惠王白公欲以子閭平王子為王子閭不可遂殺之殺子閭而以王如高府楚別府葉公至

遇箴尹固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昭二十七年左傳註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襄二十

九年胡氏曰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

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

喪則致國於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

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

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

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

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

僖三十二年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昭十六年左傳楚子平王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

之遂取蠻氏

宣四年左傳公鄭靈怒欲殺子公公子子公與子家歸曰畜老猶憚殺之言六畜之老者猶以

其老而難於殺蓋有不忍之心而况君乎○成十七年左傳公晉厲遊於匠麗氏嬖大夫家樂書中行偃

遂執公焉召士甸士甸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養於趙氏少為趙盾所待養孟姬

趙莊孟姬亂之讒吾能違去兵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古人有言曰殺老牛

莫之敢尸主也言牛老而殺之猶莫之敢主而况君乎○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莊公將為臧紇田與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九 叛亂 弑逆

田邑滅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戰功則多矣
統奔齊多少也言伐晉之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戰功則不為少矣寢廟人多鼠不即以為窟穴
今君聞晉之亂樂盈而後作焉起兵寧將事之晉國安寧非鼠如何非鼠如何非鼠之所為而何知齊侯將
敗不欲受其邑故以乃弗與田

弑逆

書法

下賤非士故不言盜襄二十九年杜註賤者故稱盜哀四年杜註不言弑其君賤盜也哀四年杜註稱盜

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賤於稱人者矣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非微者蓋抑而

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若襄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操是不

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哀四年杜註弑君而畧其名氏哀四年杜註有無君

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桓二年杜註無王曰王正卒也桓二年杜註無王書王正罪也

未踰年稱君者正罪也文十四年杜註未踰年稱君者先君既葬已即位文十四年杜註未

踰年之君言弑其君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成死者之君號以賤所為不日未成為君也

不以國氏據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不以嫌代嫌也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專

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文十四年杜註凡弑君稱君

君無道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稱臣臣之罪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

書曰弑其君權不足也權不足以禦亂懼謂而從弑君故書為首惡以弑

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宣四年杜註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僖九年杜註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已免喪故稱君僖十年杜註其言弑其君之子殺未踰年君之號也僖九年杜註其君之

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僖九年杜註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僖十年杜註諸侯卒何以地

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襄七年杜註於如會名之明如會

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襄七年杜註其不言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不

夷狄臣弑中國君故去弑言卒使其地於外也襄七年歸而王死故書弑其君昭十三

王無道而弑稱臣非首謀而反書弑昭十三年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昭十三年

殺不稱人罪昭十三年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所以書其

三年公羊已立稱公子其意不當也稱名氏以弑言將自是為君也將自是

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言歸非弑也昭十三年歸一事也弑一事也其事各異而遂

言之今連不弑也昭十三年弑君者日不日不弑也昭十三年不稱人以殺乃以君

殺之也實不弑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使實有弑君之罪

稱人以殺之今言公子殺公子明所殺取國者稱國以弑謂若欲取國而弑君者當直

昭十三年穀不以國氏不以嫌代嫌故也君臣之分猶在書弑其君明於君

臣之義也昭十三年變文歸獄誅其本意在於代此而非討之也昭十三年書禍由始以為

弑主哀六年記始事遂連其死哀六年左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哀六年不正

則其日君何也已受命受命而矣哀六年穀書曰弑其君言罪在也襄二十六年其日正

也襄二十六年非次而立亦以弑君書何也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使知慎於廢立之

際襄二十六年凡自虐其君曰弑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君父言弑積漸之

名也隱四年以國氏當國也隱四年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凡非

則謂之嫌隱四公子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隱四年書曰

弑其君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其出亡也不越竟而適他國其反國也不弑而曰弑罪也

宣二年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宣十年特書名氏以

見忠言之驗見弑之由宣十年書曰弑其君舍藥物可也不金藥物所以加弑君之曷

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昭十九年日弑正卒也正卒則不弑也昭十九年書世子弑

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昭十九年日卒所以謹弑也書日謹識大逆夷狄不言正不

正文元年書世子弑君者春秋詳書其事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文元年稱國人弑其

君君無道也國人之所欲弑也文十六年左傳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人者君臣

之義不可廢也文十六年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降大夫使稱人不稱盜罪

文十八年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反以弑君之罪歸諸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

經杜註

文十八年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稱國以弑

其君君惡甚矣成十八年穀梁傳稱國以弑者大臣之罪也昭二十七年胡氏即自責而責之就其有

故以備禮責之昭卑者以國氏莊十二年穀梁傳不稱名姓聞不得齊於人襄二十九年穀梁傳不稱

其君聞不得君其君也襄二十九年穀梁傳其不日夷之夷狄君卒皆不日比之夷狄聖人於魯

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成十六年胡氏弑君而畧其名氏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哀四年

氏以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弑其君稱人深責之也文十五年胡氏不越境而書弑不嘗藥而書

弑憚老懼讒而書弑不能殺死不立而書弑廢長立幼而書弑成十八年胡氏稱盜以殺是在

官者無人也哀四年胡氏音註

事類

經

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子弑其君夷鄭靈公左傳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

宋子與子家將見于公之食指第二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室

夫將解龜相視而策以為食指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欲

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怒其不遜子公與子家謀先先為

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六畜之老者猶以而况君子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

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而况君子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

畜老而不武不討子公無能達也不能自通於仁道凡弑君稱君唯書君名而君無

道也衆所稱臣書弑者臣之罪也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胡氏曰首謀弑逆者公

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

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

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

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

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大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

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
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
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成十八年胡氏曰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仲尼
無私與天為一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

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襄公名稱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

父皆齊守齊葵邱齊地瓜時而往瓜熟之時曰與之及瓜而代明年瓜熟則遣代期成公問命不至

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同母弟曰夷仲年襄公叔父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

服禮秩禮數如適如適子襄公紕之襄公既立而二人至父因之以作亂連稱

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隙曰提克吾以女為夫人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

游于姑楚遠田獵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桓十八年襄公所殺者也公見

而從者見彭彭生皆齊地公怒曰彭生敢見敢見形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

誅責屨於徒役之人名費者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

賊劫費而束縛之費曰我奚御哉何嘗以禦汝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請先入助賊伏公而

出告公以亂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齊小臣死于階下亦鬪死遂入殺孟陽亦小臣于牀代

居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公匿戶後其足獨出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曆推之月

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穀梁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昭元年經林註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齊小白入于齊則不與弒之辭也莊八年胡氏曰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弒君者

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私其同母夷仲年異於

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

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

親九族必先知明峻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

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文十四年齊公

子商人桓公弒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左傳子叔姬妃齊

昭公齊侯內嬖六人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懿公密驟數施於國而多

昭公葛贏生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懿公密驟數施於國而多

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

乙卯夜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商人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

不可使多蓄憾不為君則恨多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殺我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

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成死者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穀梁曰舍未踰年

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國氏據隱四年衛州

吁弒其君完以國氏不言公子也不以嫌代嫌也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

代嫌相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胡氏曰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

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

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魯叔姬妃齊昭

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

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

止其身○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十四年左傳齊公子元

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十八年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

邴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邴歌之父已死掘其尸而刑斷其足而使歌僕御納閭職之

妻而使職駮乘陪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歌以扑箠扶擊職欲以相感激職怒

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不以父刑為病恨

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納懿公於申池之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

元桓公子胡氏曰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

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

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眾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

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

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覲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

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

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桓六年胡氏曰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是齊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逼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篡弑之賊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文十五年胡氏曰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

故弑其君商人稱齊人深責之也○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

齊侯雖肯盟主未有無逆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左傳齊棠公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數如崔氏以崔子

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此皆慢辭崔子因是

怒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

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為崔杼伺公間隙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

稱疾不視事欲使公末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所謂間公也甲興崔子伏甲以待莊公

至昇甲與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還廟自殺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

能聽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于楸行夜得淫人不知二命受崔

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此非侍人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

父襄伊倮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祝佗父莊公之嬖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至復命不說弁

爵弁祭服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宰之免我將死其宰

曰免是反子之義也我若以妻子免是反申蒯死君之義與之皆死崔氏殺平陰大夫子平陰晏

子仲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養

社稷是養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剺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

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親愛誰敢任之無為當其禍其人崔杼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

亡之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與既哭而起三踊而出人謂

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晏子之賢民所仰望舍置之得民得民心叔孫宣伯魯叔孫僑如之在

齊也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其女宣伯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

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

社稷者是與崔慶若不忠於君不利社稷不敢與也有如上帝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乃歆自

歆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續書而死者二人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崔氏側

埋莊公于北郭不殯於廟丁亥死十三日便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四翼喪車之飾不

蹕蹕止下車逆葬七乘不以兵甲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晉侯平濟自泮水會于夷儀

伐齊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公說晉也穀梁曰莊公失言淫于崔氏失言將淫崔氏為此見弑胡氏曰齊

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

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

不逮也晏平仲曰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

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杜註弑荼者朱手與

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于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五年左傳齊燕

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朱冠而死諸子庶公鬻如景之之子荼安孺子雙諸大夫恐其為大子

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當四家

暇而無憂虞則恐疾疾不得為樂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意欲立荼而未發故公疾使國惠子國高

昭子高立荼寘羣公子於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

公子鉏公子陽生皆景公子在萊者來奔六年八月陳僖子陳乞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

事之陽生遂行逮夜至於齊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國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僖子使子士之

母僖子妻養之隱於僖子家內與饋者皆入又令陽生隨饋食冬十月丁卯立之使胡姬景公妾

以安孺子如賴賴齊邑安號也去鬻如茶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于向竇之邱三子景公

黨或拘或公使朱毛齊大夫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但

一君不器有副貳器二不匱不至匱乏君二多難國有兩君彼此嫌疑多至禍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

曰君舉皆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有饑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

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毛曰君大訪於陳

子大謂國故而圖其小可也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齊邑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恐駘人不從故毛莊於野

張帳而殺之葬諸及冒溇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公羊曰景公死而舍立陳乞

使人迎陽生于諸于諸寘也齊人語也其家自是往弒舍穀梁曰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

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

也茶雖不正已受命受命於景公而立矣胡氏曰弒茶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里充

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六年經林註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茶則乞為陽生弒也昭元年

經林註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成十八年胡氏曰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仲尼

無私與天為一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哀十四年齊人

弒其君壬于舒州左傳齊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之在魯也闕止子有寵焉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

政陳成子陳常憚之驟顧諸朝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齊大夫言于公曰陳闕不可並也若其

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甲午齊

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

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

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傷公及其大夫孔父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身死而禍及其君

元年左氏曰宋華父督宋戴公孫見孔父孔父嘉孔子大世祖之妻于路目逆而

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

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穆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妾也宋殤公立隱四年十年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不堪殤公爭戰之命孔父嘉為司

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已殺孔父而弒殤

公召莊公穆公子馮殤公宣公之子穆公之姪于鄭隱三年出居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郕國所造賂公

齊陳鄭會穆諸侯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相宋莊公公羊曰及者何累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也弒君多矣

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

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

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闕

傳特言字謚者孔父有死難之勲故其君以字為謚也胡氏曰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

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

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父孔者名也著其

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

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

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

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

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

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悼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也者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開有國之急務也邾定公時有

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

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濟其宮而瀆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

君之賊凡民罔不慙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弑逆之賊

不能致討而受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

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胡氏音註弑君之禍桓六年胡氏曰宋督弑君而

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聖人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

深切著明矣○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閔公及其大夫仇牧萬及仇牧

皆宋卿仇牧稱名不驚十一年左傳乘邱之後十年公敗宋師于乘邱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

長萬公右顛孫生搏取之宋人請之宋公斬戲而相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萬嘗

獲故謂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為戲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宋地南宮長萬

之魯囚也以為已病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以手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其告立子游宋公

子羣公子奔蕭宋邑公子御說宋莊公奔毫宋邑南宮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帥師圍毫冬十月蕭

叔大心叔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伐南宮牛圍毫之師殺南宮牛于師

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非兵車輦駕人其母一日而至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衛大夫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弑逆為天下之大惡其惡則

惡於宋而保於我宋人以為大惡而我獨保庇之保之何補何補於衛得一夫而失一國失一國與惡而棄

好與猛獲之惡而棄衛國之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

以犀革裹之萬多力故先使婦人醉之以酒而以犀牛之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萬蹴踏犀革皆破故萬之手足皆見宋人皆

醢肉醬之故言皆公羊曰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

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

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其公

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戲名字書作簿婦人嘗在側萬

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

言顧曰此虜執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猶何所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脰仇牧聞

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掇側手曰掇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闔仇牧

可謂不畏彊禦矣穀梁曰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又以卑及尊也仇牧聞也

仇牧并衛其君故見殺也胡氏曰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

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

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

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

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

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

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

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

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文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昭公稱君左傳宋公子鮑昭公庶弟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言鮑之恤民年自

七十以上無不饋詔也時加羞進珍異言鮑之養老無日不數數不於六卿之門國之材

人有賢材者無不事也言鮑之尊賢親自桓鮑之曾祖以下無不恤也言鮑之親親公子鮑美而艷襄夫

人鮑適欲通之而不可以禮自防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

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司城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

至于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

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無

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姊妹故稱王姬使帥甸郊甸

改而殺之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占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于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

文公即位公羊曰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

人降大夫使稱人胡氏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

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

臣矣况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

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上之君可以

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

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

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

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

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十四年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而書字

以褒之也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十年晉里

克弒其君卓

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

昏九年左傳晉獻公卒里克

中大不鄭

夫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中夫辱存大夫其若之何

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勿賤與諸子縣藐

辱存大夫其若之何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

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

先君言矣

以死輔奚齊之言許獻公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

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晉卻芮

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

侯晉侯殺里克以說

與一大夫

克弒其君卓

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

昏九年左傳晉獻公卒里克

中大不鄭

夫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中夫辱存大夫其若之何

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

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

先君言矣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

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晉卻芮

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

侯晉侯殺里克以說

與一大夫

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公羊曰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

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

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

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

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

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

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

梁曰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國人不予何也

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

荀息閑也又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世子曰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慮
姬又譖重耳故以矣刻脛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九年胡氏曰穀梁子曰
託里克使保全之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
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
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
宣曰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
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
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
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甄者十年胡氏曰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
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
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

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
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
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
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知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
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
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
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
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
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
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
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欒靈公不君而稱臣
之法深責左傳晉靈公不君例應稱厚欽以彫牆重賦歛於民從臺上彈人而觀
執政之臣

其辟九彈子也觀人之善趨彈丸與否以資笑噱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冥諸菴以草索為之菴屬使婦人載

以過軼趙盾士季即士會見其手宰夫之手露於菴外問其故而患之患靈公之無道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若同諫而不受則莫之或繼其後會請先先進諫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屋霤即中堂也

而後視之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晉力士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趙盾庭樹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

攻之其右車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啖夫葵葵猛

馬啖使猛犬齧盾想是以啖犬為與申之號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與公之申士且鬪且出

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獵於首山舍于翳桑桑之多蔭翳者見靈輒晉人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學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

之使盡之而為之箪箪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蓋飯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

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其姓名與其所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亦

去乙丑趙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晉竟之山而復盾出奔

還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言宣子當其罪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逸詩也其我之謂矣言我因懷

及此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為法受屈杜註越竟則君臣之義絕惜也越境乃免絕可以不討賊遂致議論紛紛或疑以為非孔子之言愚按此

越竟乃免當為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弑君之名也上文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亦是兩事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晉文公子於周而立之公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犇六年公羊曰親弑君者

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

晉趙盾弑其君夷犇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

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

夫皆內朝路寢廷也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視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音紀已諸大夫也趨而辟丸是

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草器若今市所量自閨宮中

謂之閨其小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

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

公怒以斗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而殺之夫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

望見趙盾趨而再拜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趙盾遂巡北而再

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

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殽勇士曰

嘻子誠入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

是子之易省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殽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

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剄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

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佻然壯勇

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

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技劍於君

所趙盾知之蹻猶趨遽不階而走靈公有周狗可以此周之狗謂之焚呼焚而屬謂

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之焚亦蹻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以足逆之絕其頤趙盾頤

曰君之焚不如臣之焚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

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蒲蘇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

曰吾君孰為介甲也猶曰吾君誰為與子之乘即上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眾無

留之者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弑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二年穀梁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

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

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

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書重謂盾是非子而

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盾以亡不出

受弑君之罪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胡氏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忠不至故也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後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完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西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臣而亂臣賊子懼○成十八年胡氏曰趙盾以不越竟而書賊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禧二十八年左傳計趙盾之弑遠凡變例○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

蒲厲公不稱臣君無道

十七年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

愛幸大夫

反自鄆陵

于鄆陵

欲盡去

大夫而立其左右

立其嬖幸左右之人

厲公將作難

將作禍難去諸大夫

三郤將謀於榭

講武

矯長魚以

戈殺駒伯

郤

苦成叔

郤

於其位

所坐處

温季

即郤上食邑於温季其字

曰邁威也

郤至本意欲粟石命而死今矯等不

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作藏

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

叔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

口人

謂書與偃

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謝於二子

書與偃

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

其辜矣大夫無辱

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

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

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

變大夫家

氏樂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

偃使程滑

晉大夫

殺厲公葬之于翼

晉故都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言不以君禮葬

使荀息

士魴逆周子

悼公

于京師而立之殺梁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胡氏曰弑君天

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

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樂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關畧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隱四年戊申

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衛州吁弒其君完

桓公稱臣弒君臣之罪也

三年左傳衛莊公娶

于齊東宮

太子處東宮

得臣之妹曰莊姜

從夫

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女也又娶

于陳

國曰厲媯姓陳

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媯

厲戴皆媯

生桓公莊姜以為也并公子州吁媯

人之子也有寵

母嬖故有寵

而好兵

甲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

衛大夫

諫由臣聞愛子教之

以義方

義以方外

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此四者不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必緣寵而為禍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

自降其心

降而不憾

林註強降其心而不怨憾

憾而能矜

林註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身

者鮮矣且夫

杜註降其身則必恨

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逆天

君義臣行之義

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順天之理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

君乎人者

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致

四年春衛

州呼弒桓公而立厚從州吁如

往陳行朝禮

石碣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

八

曰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

請陳因其來朝而就圖討之

陳人執之而請泣於衛

請衛人自臨討之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

右宰官名醜衛臣

泣殺州吁于濮石碣使其宰

石碣之家宰

孺羊

肩涖殺石厚于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

公子

即位公羊曰曷為以國

氏當國也

君父言弒積漸之名也

穀梁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

凡非正嫡則謂之嫌

也弒而代之也

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

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又曰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則衛國是肆人欲滅之願也宋人許之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天理非人之所為也又曰四國合黨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秋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又曰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文十四年穀梁傳註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以國氏不言公子哀

四年穀梁傳註以上下道道者若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是也文十四年胡氏曰州吁弑君則以國氏以國氏者累及乎上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

剽左傳十四年公獻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

聽盟會於諸侯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逐獻君入則掩掩惡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有光

可以為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

衛獻公入于夷儀晉愍衛所失國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之二十六年衛

獻公使子鮮母弟為復為已求辭敬如獻公及子強命之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不獲

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但欲守其孫文子林在戚其私孫

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父兄皆不在不克伯

國孫傷甯子出舍於郊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國入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衛侯剽言子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

發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甲午衛侯入公羊曰此護君以弑也凡篡立皆緣親親也

尤非其次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護禍穀梁曰此不正知剽不正者以元年稱公孫故也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

之正也父立以為君則于宜君之矣喜弑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書胡氏曰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

逐君之惡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

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

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

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

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

旨矣昭元年經林註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與弑之辭也

哀六年經林註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弑也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左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

弑景侯穀梁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夷狄若卒皆不胡氏曰春秋人法君弑

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冬十月葬蔡景公遍刺天下

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

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理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

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

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弑不

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

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

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

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且驅猛獸也今世子

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尚為知類也乎桓六年胡氏曰蔡般

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是蔡人以為君矣篡弑之賊國

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

者故稱盜不言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二年蔡遷承音懲公孫

弒其君賤盜也夫蔡大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公羊曰盜弒蔡侯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

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於稱人者矣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穀梁曰盜弒蔡侯申稱盜以

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道者若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是也今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矣春秋有三盜微殺大

夫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也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陽貨竊寶玉大弓是也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

利此殺蔡侯謂之盜是非微者蓋抑而書盜也胡氏音註書曰盜疏且賤者也以

殺是在官胡氏曰翻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見二其

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

以警有國之君也或者以翻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

欲求弒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經林註書盜殺蔡侯甲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哀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微舒陳大弒其君平國望公惡不加民九年左傳陳霸公

孔寧儀行父二子通於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懷其相服近身以戲于朝洩冶大諫

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

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夏姬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

子奔楚十年胡氏曰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禍莫大於拒諫

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

公君臣通於夏微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

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微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

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

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

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杜註稱君君無道胡氏曰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

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

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註稱君君無道也左傳莒紀公生天子僕又生季佗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

號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因國人之怒公羊曰稱國

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一)襄三十一年十有

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犁比公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犁比莒子密州之號

既立展輿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

乃立展輿立為君去疾奔齊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密州之子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

弒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昭元年經林註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襄三十一年胡氏曰經以傳為案

傳有垂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

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

父也而春秋有不言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

來傳焉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

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

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

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

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悼公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左傳許悼公瘧疾五月

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

藥物可也藥物有毒非凡人所知譏止公羊曰不成于弒也止進藥而藥殺也曷為

加殺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

君買是君子之聽止聽治止罪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原

本無害父之意故赦之穀梁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

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歆飭粥盍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

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宣二年穀梁曰於盾趙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

見孝子之至止以病不知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也昭十九年胡氏曰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

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某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

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悞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歆飮粥嗑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氷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揚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卜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意矣成十八年胡氏曰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穆弒其君頹成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

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年未也尚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立恒在少者

且是人也蠱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太子商

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未辨其信否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嫁於江

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發聲後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

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弒君冬十月以宮

甲太子圍成王王請食熊蹯熊掌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故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

成乃瞑未歛而加惡謚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

而環王宮公羊曰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穀梁曰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

謹商臣之弒也中國君卒正者例日不正者不日夷狄皆卒而不日所以殊夷夏也今書日謹識商臣之大逆爾夷狄不言正不正

不以明髡正不正胡氏曰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

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

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牢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繫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何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祭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此必將懔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叩旨而見耽矣傳者按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也心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眈者鮮矣欲然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仁處其身而以

不慈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顯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靈于乾谿也此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奪薳君掩之田遷許在九而質許圍許大蔡洧

蔡人仕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在十其父死焉洧仕楚其父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楚者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守國王行至申之會在四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令尹子中犖邑又奪成然韋龜邑而乾谿治郊竟蔓成然成故蔡公棄故遠氏之族及遠君許圍蔡洧蔓成然使為郊尹大夫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楚之羣大夫失啟越大夫常壽過申會所作亂圍固城克息舟楚邑城之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在襄二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

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皙二子皆靈王弟

元年子于奔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其故

驚起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于若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已也

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

將執之將執觀從以為妖言辭曰失賊謂子于成軍言蔡公已成軍而殺余何益殺已不乃釋之朝吳

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若求安定則

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蔡公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子

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楚公子比子公子黑肱子公子棄疾蔡公

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之徒以入楚靈王在乾谿故乘虛以入

楚蔡公使須務牟與史俾須務牟史俾楚大夫蔡公之黨也先入因正僕人大子之近官殺大子祿及公

子罷敵祿罷敵皆靈王之子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

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先歸國者各安其所後者剿

師及訾梁靈王還至訾梁而潰眾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

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

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大都如陳蔡不羹許葉之屬皆同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

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子革乃歸于楚棄王而歸楚王公順漢別將欲入郢

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里闔門以歸夏五月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經書四月誤王縊于

芊尹申亥氏觀從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于曰余不忍也子玉觀

曰人棄疾將忍子將忍於殺汝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

使周徧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棄疾走告子于子皙曰王至矣國人

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于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

可為謀如水火之狂暴不可更為他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弒君位未定也丙辰棄

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取因詐以為靈王而葬之以安靖楚國之人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公

羊曰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君弑而言歸故難之也歸無惡於弑立也比本無弑君而立之意所以書

其歸者正以弑虐之時比無惡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

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

去之靈王經而死又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

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

何言將自是為君也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子朝之意與比相似于朝不貶穀而比加弑故之也將自是為君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穀

梁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傳例曰歸為善然則弑君不歸得言歸比不弑之一驗也

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歸弑其事各異自宜別書而今速言之是比之歸遇君弑爾比

不弑之二驗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不弑之三驗比之不弑有四使比實有弑君之罪則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

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取國者稱國以弑謂若比欲取國而弑君者當直云楚比弑其君虐不應言

公子也若衛祝吁弑其君完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之類是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欲為君也今棄疾殺

公子比不言弑其君是比無欲為君之嫌矣胡氏曰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

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脇比而立之令于乾

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

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

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

以為君則公子鱣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

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繫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

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

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

臣之義也或曰虔弑郊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

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

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

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矜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

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休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
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
聖人垂戒之意明矣成十八年胡氏曰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仲尼無
私與天為一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

襄二十九年閹弑吳子餘祭閹守門者下賤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則越俘非士故不言盜

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以刀弑之言以刀明近刑人公羊曰閹者何門人也刑人也

刑人則曷為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以刑人為閹非其人矣故變盜言閹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

死之道也穀梁曰閹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

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

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故弑之

胡氏曰穀梁子曰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

為閹使守舟吳子觀舟閹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

君僚僚即戰民罷又伐楚喪故乘間而動稱國以弑罪在僚左傳二十年員子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子僚

公子光虛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反復也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

士而鄙以待之道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縛設諸焉縛諸勇士而耕於鄙二十七年吳子欲因

楚喪前年楚平王卒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二子皆王僚母弟帥師圍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

聘于上國中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疆楚莠尹然王尹麋二尹楚官然麋其名帥師救潛吳師

不能退楚師疆盛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告縛設諸曰

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光吳主諸樊子故曰王嗣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謂聘還不

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

也言我身猶爾身言事汝母當如我母待汝子當如我子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城室城地為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

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直門者直階者主戶者夾之以鉞又夾之以劍言守衛

嚴羞進者獻體解衣改服於門外防奸執羞者坐行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執劍者一人夾承執

及體以相授也缺及進羞者體光偽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縛設諸寘歛於

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曾交鱗遂弒王闔廬光以其子為卿以鱗諸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哀

僚之死喪事以待天命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

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復命哭慕復使命復位而待復本位吳公子掩餘奔徐

公子燭庸奔鍾吾小襄二十九年公羊曰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

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胡氏

曰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

欲立札公心也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昔大伯奔吳而不反

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

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大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

誰階之也昭二十七年胡氏曰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諸樊兄弟以次相
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弒而
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
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正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
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闈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
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傳

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胡氏音註按通鑑王

隱十一年左傳羽父公子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欲為隱殺桓以公曰為其少故也

為桓公尚少將以君位吾將授之矣授桓公使管菟裘魯吾將老焉不欲復居魯朝羽父懼

故攝魯國恐公不從反譖公子桓公謂隱將而請弒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國館于

為氏館舍也壬辰羽父使賊弒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為氏而

復不能正法誅之桓弒隱篡立不書葬不成喪也故喪禮不成傳言進退無據

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否吾使修塗裘邑名吾將老焉公子

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

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亦地名之祭焉弒隱公也隱元年穀梁曰隱將讓而

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元年穀梁曰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

不能去隱十一年胡氏曰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

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致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

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

之先祖而取郕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而逐其君罪五也

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

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

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

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又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

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

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書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

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

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

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

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

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桓六年胡氏曰魯桓弒君而鄭伯莊公與之盟則不知其為賊矣桓十八年胡氏曰是

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孔

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

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

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

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桓十八年公薨

于齊胡氏曰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

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

矣成十六年胡氏曰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莊公大子卒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魯大見孟任黨氏

從之閔不從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為割臂盟公孟任割臂血生子般焉祭講

于梁氏魯大女公子子般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于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

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覆于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楹反覆門上八月癸亥公薨于

路寢正子般即位即喪次舍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立閔公莊公庶子於穀梁曰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有所見謂閔不書

矣故慶父弒子般子般可是年八歲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謂君

以日卒不待不日而顯也深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謂君

則隱隱痛之也諱莫如深謂為國諱莫如苟有所見莫如深也有所見謂閔不書

父出事之最深者故子般日卒慶父如齊襄三十一年胡氏曰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即位見子般之弒慶

般之弒可知○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左傳初公傳奪卜魯

夫田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傳秋八月辛丑共仲慶使卜齋賊殺公于武闈

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季友以僖公閔公庶兄適邾共仲奔莒慶父殺般又殺閔公乃入立之季友

僖公入魯立之為君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

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哀姜懼討故出奔邾內奔曰孫哀四年經林註

人慶父與聞乎弒矣閔二年公羊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穀梁

曰不地故也胡氏曰按左氏慶父使卜齋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

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刑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

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

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

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又曰莊公志親釋怨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犛卜齎之又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慚乎又曰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莊公志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文十八年胡氏曰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孫于邾大人出奔莒

公子慶父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魯人諱弑以未成君左書之子在喪之稱

傳之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公子襄仲欲立

之叔仲惠作叔牙孫不可仲見于齊侯惠公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

惡大及視其母弟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惡視之母出姜歸于齊大歸也將行

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公羊曰子卒者孰

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所聞世臣子思痛王父深

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穀梁曰子卒不日故殺也公子遂與宣公共弑不稱殺諱也胡氏曰子卒何以不日

過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何以知其賊

乎上書大夫並使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又日子赤

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

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

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宣元年胡氏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

聞乎弑也又曰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

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

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

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廢棄

三十一年胡氏日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又曰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

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宣八年仲遂卒于垂穀梁傳註

以見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穀梁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

之也宣公弑子赤叔肸嘗非之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無所至也與之財則曰我足

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論情可以明

以厲不軌矣故貴之○昭二十五年公羊曰昭公將弑季氏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弑

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季氏得民衆久

矣專賞罰得民衆之心已久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昭三十一年公

羊曰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

黑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孝公者不知邾婁外孫邪將妾子邪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而邾婁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取

於邾婁相通為九人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者為內通於魯公子也

云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滅氏之母者曷為者

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滅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

弑之弑滅氏子也公者納篡邪將利其國邪不知欲弑孝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滅氏之

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想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

立叔術邾婁顏公之弟反孝公于魯

桓十七年左傳初鄭伯莊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昭公時為世子惡高渠彌之為人固諫不聽

昭公立懼其殺已也高渠彌懼昭公惡而殺之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昭公弟十八年齊侯襄

于首止衛地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亶而輟車裂高渠彌討其弑祭仲逆鄭子昭

弟子于陳而立之先出在陳○莊十四年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及大陵鄭

獲傳瑕鄭大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莊四

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及其二子而納厲公○襄七年鄭伯髡

會會于鄭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丙戌卒于鄆鄭地左傳鄭僖公成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

年魯成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穆公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鄭僖元年魯襄三年朝

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

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經所以不書弑簡公僖公生五年

奉而立之哀四年穀梁曰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若襄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

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弑道道也

哀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悼公卒以疾赴故左傳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邾隱來邾

茅夷鴻邾大夫邾大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八年三月吳伐我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

取讎及闡齊侯悼公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吳前為邾討魯懼二秋及齊

平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九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吳子夫曰昔

歲寡人聞命聞齊乞師今又革之革而不知所從二命何將進受命於君將進師伐

君之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

伐齊南鄙師于鄆齊地齊人弑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胡氏曰按

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

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

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歸讎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

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讎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

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

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弑君大

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

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弑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

存天理之意微矣

隱三年公羊曰宣公

宋

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

子穆公之姪

則不若愛女以

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

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

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

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

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桓二年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

地

之後生大子

穆侯七年戰條以是年生大子文侯

仇其弟

叔

以千畝

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之戰生

穆侯十年戰千畝有功以是年又生子

命之曰成師惠

魯惠公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

危不自安故曰始亂

故封栢叔于曲沃

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

惠之三

十年晉潘父

晉大夫

弒昭侯而納栢叔不克

是時栢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栢叔栢叔敗還歸曲沃

晉人立孝侯

昭侯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栢叔

伐翼

晉國所都

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

晉人攻莊伯莊伯復

入曲沃晉人復立孝

鄂侯生哀侯

鄂侯以魯隱公五年奔隨共年秋王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

哀侯侵陘庭

鄙之田

侵奪其田

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哀侯所都

啓曲沃

三年春曲沃武公

魯隱公十年晉

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

伐翼逐翼侯于汾隰

下濕曰隰

逐驂騑馬絰而止

蓋哀侯驂結於

木而

夜獲之及欒共叔

身傳翼侯故并見獲而死

七年冬曲沃伯

武公誘晉小子侯

哀侯子

殺之

殺之非

也

僖二十四年左傳二月壬寅公子

耳

入于晉師戊申使殺懷公

子圉二十三年晉

惠公卒懷公

于高梁

懷公奔高梁

哀十七年左傳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十一月衛侯自郵入般師出

辟劇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戎州邑

問之

問此何地以告從者以戎州告

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

姬姓國何故有戎邑

翦之

翦壞其邑聚

公使匠久

久不休息

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

之太子疾公子青

疾公子青

公入于戎州已氏

戎人姓

初公自

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

莊公髮

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

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桓二年胡氏曰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帝曰是寡人之罪也

昭元年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楚以瘧疾赴左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

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公子圍至

入問王疾絞也孫卿曰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邾葬王子于邾謂之邾敖

楚子麇康王子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時奉使在鄭問使對曰

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胡氏曰初圍之

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左傳杜註公子圍在會時特緝蒲為王殿

於前以自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

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

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

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兄為史者皆可及也或

葬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

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邾敖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

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四年與會者凡十有二國

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

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

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

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

畧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四年胡氏曰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

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立楚圍攻而求諸侯於晉晉

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

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

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

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

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有四鄰討之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有受其賂以免於討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怨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番訓之義大矣○昭十三年公羊曰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為君也將自是為君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

女淫

事類

傳

僖二十四年左傳初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大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

及而卒惠后先死昭公奔齊十二年王復之二十二年又通于隗氏主册立王替廢隗氏類

桃子二子周大夫使狄師伐鄭及其女為后遂奉大叔以狄師攻主主出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温二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文十四年左傳子叔

姬魯女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公子商人弑舍襄仲使告于主王請以

王寵借周之恩寵求昭姬于齊請齊求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周知

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時王勢以求女又執子叔姬欲以耻公羊曰單伯之罪何道淫

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穀梁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又曰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

罪也

桓十八年左氏曰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夫如齊始儀申孺曰女有家夫之家男有室

妻之無相瀆也違此則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

焉齊襄公與文姜私通此詩人所為賦公謫謹之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使

公子彭生乘上車曰乘公公薨于車彭生拉公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魯人責之故出

宜與齊絕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齊地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左傳曰書姦

而復奔齊姦在夫人文姜比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書七

也姦在夫人文姜比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書七

年文姜會齊侯于防魯地左傳曰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非父母國二十年夫人姜氏如

莒桓三年胡氏曰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

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

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夫人姜氏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

聞於是乎在桓十八年胡氏曰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三

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

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莊二年胡氏曰婦人無

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闔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夫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

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

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

父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莊五年胡氏曰按齊詩載

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

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

道有蕩齊子遊遨儻儻者眾貌也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

矣師者眾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莊七年胡氏曰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

享于祝邱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

之明驗也莊二十年胡氏曰夫人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

序火經專頁

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

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

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

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

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邱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

穀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莊二十四年公如齊

逆女公羊傳註諱淫故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曰夫人不僕疾也齊人語不可使入

夫人稽留不肯疾約約遠然後入公至後與公約定與公有所約勝妾也然後入八月丁丑乃入莊二十七年公

羊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

公閔二年左氏曰共仲慶父通於哀姜夫人姜氏經哀姜欲立之閔公莊公庶子之死也

共仲使卜齋武闡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魯地僖元年左氏曰君子以

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閔元年公羊曰莊

公存之時樂僕人鄧曾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

人莫不知盡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成十六年左氏曰宣伯

如通於穆姜成公○昭三十一年公羊曰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

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孝公者不知邾婁外孫邾將妾子邾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古者諸侯一娶九女

二國勝之而邾婁一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取於邾婁相逼為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矣○莊二十三年公羊傳註公如齊

淫莊二十二年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魯大見孟任黨氏從之闕闕不而以夫

人言許之許以為割臂盟公孟任割臂血生子般焉○文七年左氏曰穆伯公孫娶

於莒曰戴已生文伯戴其娣聲已生惠叔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以戴

死聲已尚則為襄仲即公子遂公孫聘為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泣盟且為仲逆及

在當繼室則為襄仲即公子遂公孫聘為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泣盟且為仲逆及

邾陵莒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叔牙諫公止之惠伯

成之半二使仲舍不之公孫敖反之還莒八年穆伯如周弔喪襄王不至以幣奔莒

從已氏莒焉以弔周之幣奔莒○僖十九年公羊註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

洪使鄆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宋為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婁所欺

執用鄆子○昭四年左氏曰初穆子叔孫去叔孫氏成十六年辟僑及庚宗魯遇婦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昭十一年左氏曰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地泉邱魯人

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盟于清邱之社二

自共蓋副倂也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

反自祿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養敬叔似雙

昭二十五年左氏曰初季公鳥季公亥之兄娶妻於齊鮑文子公鳥死季如公鳥妻

女與饗人食檀通平子庶叔父

宣三年左氏曰文公鄭報漢律淫季父鄭子文公叔父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

臧得罪而出出奔誘子華而殺之南里鄭地在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十四年

○

成十六年左氏曰僖如叔孫奔齊齊聲孟子齊靈公通僖如僖如曰不可以再罪以

任魯淫于穆姜得罪不可在齊五以淫于聲孟子得罪奔衛成十七年左氏曰齊慶克慶封通于聲孟子與

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闕巷門蒙衣亦為婦鮑牽鮑叔牙鮑叔牙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

召慶克而謂之使改其慶克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責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代

高無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

子角頃公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以盧高

叛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詞高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

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十八年齊侯靈使士華免齊大以戈殺

國佐于內宮夫人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佐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哀

八年左氏曰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康子通

焉女康子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秋及齊平九月臧賓

如臧會子如齊涖盟齊閭邱明嬰之來涖盟且逆季姬魴侯所以歸嬖○襄二十五年

左氏曰齊棠公齊棠邑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春

火

經

傳

集

解

卷二

姦淫

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數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

公口不為崔子其無冠乎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侍人賈舉怨公鞭已乃為崔杼伺公間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

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命姜侍人賈舉止

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此所謂間公也甲與崔子伏甲以待莊公至是甲與公登臺而請請弗許請盟弗

許請自及於廟求還廟自殺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

宮或淫者許稱公陪臣干取夜行有淫者不知二命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

反隊遂弑之○襄二十八年左氏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慶封與盧蒲癸子政慶封當國不自為政

以付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慶封與盧蒲癸交易其內人國遷朝焉

就於盧蒲氏朝見封十一月乙亥嘗祭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盧蒲癸自後刺子之慶

封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昭四年楚子王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

文十六年左傳公子鮑宋昭公庶弟文公美而艷襄夫人鮑通欲通之而不可以禮自防乃助

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又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

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使帥甸郊甸之帥攻而殺之文公即位

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武公娶于賈姬姓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

子申生○僖十年左傳狐突適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申生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大子使登僕忽

夢而相見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或謂指其烝於賈君之事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十五年左傳晉

侯夷吾即惠公之入也九年齊隰明會秦師納晉惠公秦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屬賈君晉獻公次焉託惠公且善視之

曰盡納羣公子晉武獻之族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僖十七年

左傳晉大子圉惠公大子懷公為質于秦秦歸河東十五年秦征晉河東置官司而妻之二十二年左傳

晉大子圉逃歸二十三年左氏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送諸秦秦伯

穆公納女五人懷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公故號懷嬴與焉文六年左傳辰嬴懷嬴嬖於二君懷公文公淫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成四年左氏曰晉趙嬰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五年原屏原同屏季放

諸齊放趙嬰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景公曰原屏將為亂六月晉討

趙同趙括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從姬氏畜養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乃立

武而反其田焉○成十一年左傳卻鞮來聘求婦於聲伯嬰齊卻鞮為其子求婦於聲伯聲伯奪

施氏婦以與之畏卻鞮無以應命乃奪其外妹已嫁施孝叔者以與卻鞮淫縱所以亡亡在十七年○襄二十一年左

傳欒桓子欒黶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盈桓子卒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與其老欒氏家臣州

賓通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懼其治州賓之罪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懷子

為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晉邑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

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子子皆樂盈之黨囚伯華叔向籍偃二十三年晉人殺

欒盈○昭二十八年左傳晉祁勝與鄔臧二子祁通室易祁盈之將執之訪於司

馬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古書名有之惡直醜惡正實蕃有徒世衰道微反以正直為醜惡實蕃多其徒

衆已上兩無道立矣懼不免詩大雅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法也民多僻邪之行無自立辟法以違於衆

姑且止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

於晉侯項公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同將皆死三人同被執皆將戮死愬發語之音使吾君祁盈聞

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叔向食我叔向子祁盈

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桓十六年左傳初衛宣公烝上淫於夷姜宣公庶母生急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知其美遂

自取之即新臺之詩所謂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是也生壽及朔惠公夷姜縊失寵自經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

子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衛地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去不可壽子載其旌以

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閔二年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年十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公

烝於宣姜即宣公所取急子之妻不可昭伯強之生齊丁戴公文公宋桓夫

人許穆夫人昭伯烝宣姜而生男女五人牆有茨○昭二十年左傳公子朝通于襄

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定十四年左

傳衛侯靈公為夫人南子宋召宋朝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躒衛靈公獻孟邑名

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求子猪也得牡則定以喻南子盍歸吾艾老豨豨豕也大

子羞之謂戲陽速家臣曰從我而朝少君夫人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

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帝而走見大子色變曰崩潰將殺余公

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哀十一年左傳初疾衛大叔疾娶于宋子朝

宋人仕衛其姊所娶女嬖子朝出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自以其女疾使侍

人誘其初妻之姊寘於犁邑而為之一宮別為一宮以居之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

之遂奪其妻孔文子遂奪其女不嫁大叔疾或淫于外州衛邑大叔疾或時往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車以獻

獻於耻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為耻故出出衛人立遺弟疾之使室孔姑孔文子之疾之妻○哀十五

年左傳衛孔圉孔文子取大子崩潰之姊孔伯生悝孔氏之豎小渾良夫長而美孔文

子卒通于內通伯襄二十八年左傳子產曰蔡侯景公其不免乎不免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僑聞

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凡人之所為如此者禍亂常起於父子之間三十年左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

通焉大子弑景侯

宣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二子通於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懷其相服近

衣以戲于朝詩人所為賦株林澤波者也洩冶諫曰公卿宣淫靈公與二卿宣示淫亂于朝民無效焉人民無所視效

以為且聞不令所聞非令美之事君其納之納藏相服無示淫亂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

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大云民之多辟邪無自立辟國無道危行言孫其洩冶之謂

乎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夏姬似女對曰亦似

君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微舒已為知年大無嫌是公子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

二子奔楚十一年楚子莊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車輟諸栗門陳城納公孫

寧儀行父于陳二子君弑之後能託楚以報君讐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故若子善楚復之穀梁傳註二人與季淫當絕而

楚強納之是胡氏曰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

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

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疆

以毒飲之可乎○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公羊曰陳佗者何陳君也外淫也惡乎猶於何也

淫淫乎蔡蔡人殺之
莊十一年公羊曰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遷鄭都而野鄆留

昭十九年左傳楚子平之在蔡也為大夫時耶陽蔡邑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妻矣王為之聘於秦

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自秦○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令尹子元文王弟欲盡盡惑以淫事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為館於其宮側而振動萬舞舞焉夫人聞之

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舞者以羽為文以干為武今令尹不尋用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言子元不用此樂習武備以討鄭而用於我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與先君用樂之意異御人夫人之侍人以告子元秋子元

以車六百乘伐鄭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逐盡文夫人秋申公申縣鬬班殺子元○宣四年左傳初若敖楚之八世初娶於邲國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養於

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澤中江夏雲夢城虎乳之邲子田見之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

伯比所淫者淫者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成二年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一年

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申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微舒弒若之罪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先王之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

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邲戰在宣十二年不獲其尸其子黑要襄老子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道夏姬使歸鄭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使人詐自鄭來召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對曰其信知瑩之父

荀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荀首佐中軍而善鄭皇成與鄭皇成相善甚愛此子愛知瑩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瑩其必因鄭而歸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荀首欲得其子必因鄭皇成以穀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臣與襄老之尸求易知瑩于楚

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聘夏姬鄭伯許之及共王莊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

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以行申叔跪申叔時之子從其

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往告師期而又有桑中衛風淫奔之詩之喜將淫宜將

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副聘物而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使為邢晉邑大夫七年

左傳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鬬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

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鬬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

尹之室

定四年左傳庚辰十有吳入郟楚都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子山吳王子處令尹之宮夫

槩王子山叔父欲攻之怒其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公羊曰君舍於

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

哀十一年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郊地名公為昭公與其嬖僮汪錡棄皆俱死皆殯孔子

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

